

随园·居家

新茶

相裕亭

谷雨未至，清香四溢的新茶，悄然上市了！

小县城里，最先透出新茶信息的，并非是小街上的老字号茶店，而是县政府开大会时，主席台上那清亮、透明的玻璃杯里。那可是开春第一绿！诱惑着台下几百双、上千对眼睛。

盐业局的老钟，看到领导人陆陆续续喝上新茶，自个也琢磨，该到哪里去弄点新茶喝。

盐业局与县政府大院一路之隔，却被人轻蔑的戏称为“大院外”。老钟在家的“轻蔑中”，煎熬了十几年，也算是盐业局里的老机关了，资历蛮高的，工资也蛮高的。按理说，喝茶的钱，还是有的。问题是，县直机关里的人，无论是“院内院外”，哪怕是开车的、打扫卫生的，有谁会拿出自己的薪水，到市面上买斤新茶来放在办公室里喝呢？大家都是新茶上市后，各显神通，总之，都有办法喝上新茶。老钟更是如此！当年跟他一起在“大院外”打拼的胡恺，现如今早混到“大院内”当官去了，找到他，何愁没有新茶喝！

想当初，老钟和胡恺大学毕业时，一前一后扛着行李走进盐业局。两人对面桌，大眼瞪小眼的坐了七、八年。可眼下，说来惭愧，人家胡恺都坐上副县长的位置了。他老钟，还是盐业局里大办事处一个。

好在，坐上副县长的胡恺，并没

有在老钟面前摆架子，每次酒桌上，或是老朋友相聚，胡恺总是与老兄称兄道弟。弄得老钟反倒不好意思了！不管怎么说，人家是县级领导，小县城里的父母官。官场上的那种无形的距离感，自然而然地还是拉开了。

事后，老钟一直想着胡恺屋里的新茶。在老钟看来，胡恺走上领导岗位，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处处都有人送。不去敲他一点，太便宜他了！话再说回来，茶叶那种东西，纯属是消费品，放置的时间久了，就没有多大意思了。胡恺一个人还能喝多少呢，“帮”他一起喝吧。

所以，老钟决定去胡恺那儿弄点新茶喝。之后，数日，老钟去“大院里”办事，有意无意间绕到胡恺的办公室，发现他屋里不是有人谈话，不好进去；就是秘书挡在楼梯里，说他们的胡县长外出开会、学习

不在家。总之，老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见到胡恺。

期间，机关里好多人都喝上当年的新茶，老钟每天还是抱着那苦了几的隔年陈茶往下灌，真是没劲！

这天周末，快下班的时候，老钟想把茶杯里的残茶喝掉，顺便涮涮杯子，省得隔夜茶在杯子里变馊了，下周周一来涮杯子还挺费劲。可他举起茶杯时，目光随之落在杯中那些上下翻腾的老叶、残梗上。

当下，老钟触景生情！陡然间，又想起新茶来，他就手摸过桌上的电话，试探性的要到胡恺的办公室，想看看此时的胡恺在不在房间里。没想到，电话机“嘟嘟”响了两声之后，对方竟然拿起了电话。

刹那间，老钟捧着电话，颇有几分激动！自报家门，说：“胡恺呀，我是老钟呀！”

“噢！——”胡恺略顿了一下，马上迎合着老钟的语气，说：“哟哟哟，老钟呀，好多天没有你的消息啦。”

老钟哪里好说，他天天都盼着见他，就是碰不上他。老钟变了下口气，问他：“你屋里有人吗？”

老钟想，此时，如果他屋里有外人，就不便在电话里跟他谈什么茶叶不茶叶的小事情了。

胡恺呢，一听老钟那样问他，自然想到老钟是什么避人耳目的私事要见他，含糊其辞地说：“没有人，你，有事？”

老钟也没客气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我想去你那儿，弄点新茶喝。”

老钟话里的意思，再清楚不过了，他就是想到胡恺的办公室里去弄点新茶喝。没想到，坐在副县长位置上的胡恺，整天人来送往，他很自然的把老钟话里的意思理解反了，误认为老钟打听他办公室里有没有外人，是想到他胡恺这边来送点新茶给他喝。

胡恺当即笑了一下，半推半就地

说：“算了，咱们俩，谁和谁呀！”说完，胡恺又补充了一句，说：“我知道，这些年，你在‘大院外’也不容易！”

老钟满头雾水！他试图想去分

辩。可电话那端的胡恺，却语重心长的告慰他说：“老钟呀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咱们俩，你就不必多心啦！有关你个人的事，我会在适当的时候，为你说话的……”

老钟一时语塞，他捧着电话，呆若木鸡。直至对方挂了电话，他还紧紧地握着话机。许久，都不知道把手中的电话放下。

那一刻，老钟似乎意识到，是不是该到小街上，买两斤新茶，去胡恺那里坐坐？！

好在，老钟决定去胡恺那儿弄点

新茶喝。之后，数日，老钟去“大院里”办事，有意无意间绕到胡恺的办公室，发现他屋里不是有人谈话，不好进去；就是秘书挡在楼梯里，说他们的胡县长外出开会、学习

年少时的爱情是纯粹与浓郁的，没有种世俗的偏见，没有思前想后的烦恼，没有生活里的琐碎碎，没有尘世里烟火的味道，没有那一座婚姻的城堡。那时，只需要风花雪月的爱着，只需要两个人天长地久的爱着，那么，一切都是没问题，爱情在那时是一首诗也是一个童话，那时似乎什么也不想，只想与眼前人欢天喜地地过一辈子。一路走过来，却不知那样山清水秀的爱情也会出现背弃，也会在现实生活面前搁浅，也会有分离，走过千山万水，才会明白，那样纯真的少年时光，原来是上天赠予自己的一个礼物，会深深地留在岁月里，是平淡岁月里的一团温暖的火，那样的爱情让每一个人成熟。

年少时的爱情里，每个男人都会有一个人樱花般的女子飘落在生命的长河里，注定倾城。这个女子是教男人成长的全部？又怎么能充当起生活的全部？世

的，可以长相忆，却不可长相守，若相守，流年还是会把那份纯真与美好悄悄地带走，诗意盎然的初恋还是会平淡的岁月涂抹得面目全非，那棵树下的海誓山盟仍旧会被琐碎碎的日子弄得支离破碎，不堪回首，每个人的初恋是留给记忆与回忆的，这一切留在记忆里经岁月的打磨，剩下的都是美好。

年少时的那些爱情，多经不起风雨，经不住平淡，经不住纷至沓来的种种诱惑，外面的世界太精彩，只一眼便晃花了眼，曾经的海誓山盟只是爱的外衣，曾经的激情洋溢只是爱的序曲，曾经的共渡难关只是爱的片断。那些又怎么是爱的全部？又怎么能充当起生活的全部？世

年少时的爱情

李丹

俗面前谁又能抵挡住似水流年？

年少时的爱情是开在岁月深处的一朵莲花，那么唯美与纯净，不染一丝尘埃，它离尘世最近，却能与之保持距离，与之气息相通，却又独善其身，是一朵初开的花朵，正翘首张望着尘世里的美好，它花开的时候就是它起身走向尘世的时候，一个女孩修炼成人就是混迹在尘世里了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锅碗瓢盆，洗不完的衣服，干不完的家务，甚至是走不完的亲戚，随不完的人情，尘世里的来往走动就是让这亲情友情与爱情千丝万缕地牵扯着，琐碎繁杂却也离不开，周旋于其中，甚至还能找出些许的成就感，觉得这才是人的日

子，才是脚踏实地的生活。它离年少时的爱情远了，有了人世间烟火的味道，却也是最真实的生活。

经历过纯粹的初恋，经历过纯情，不堪的世俗里，一首歌曲会想到你，一些字眼会想到，一篇文字会想到你，一部电影会想到你，一张侧脸会想到你，一个笑容会想到你，一点温暖会想到你。才发现，一个不小心，就把初恋当作了最美好的回忆，一不小心就把初恋变成了感情世界的唯一寄托。

美文作家雪小禅在他的微博里写到：有些人是用来成长的，有些人是用来刻骨铭心的，有些人是用来怀念的，有些人是用来忘记的……

这些人或许就是我们年少时爱情里的主角吧！他们存活在记忆里突兀闪现。

年少时的爱情远了，却让我们记住了爱情的纯粹与美好。

砖窑

柳再义

我小的时候，看见村上有一个砖窑。

后来，我去了外地，很少回老家。就是偶然回了，也没有再去那个地方，所以不知道砖窑究竟是什么时候消失的。

那砖窑有几层楼高。在平原未见过山，砖窑就有山包的感觉。

砖窑的空地上是砖场。大人们把带沙的稀泥抹进木盒里，然后倒扣过来，四块砖坯就躺在地上了。等风吹日晒。干到一定的程度，就码起来。小孩子搬砖坯，码成一条条几何形状，看上去非常美观。烧砖的时候，码进窑内是颇有些讲究的，成千上万，怎么堆放？一层层，到了高处怎么办？窑的内壁是有螺旋上升的窄窄的走道的，人只能弓身低头行走。一窑的砖得烧好多天，用很多粗的稻草。这火不能停，村上就安排了人连续值班。

烧窑的时候，孩子们最高兴。他们从家里拿些红薯土豆过来，埋在砖窑外壁的土里。那

土是温热的，竟然把红薯土豆烤熟了。70年代的村上没有滑滑梯，我们就抓住杂草爬上窑顶，然后顺着极陡的窑坡滑下来。没有现在的塑料滑滑光溜，而且还很危险，但是谁又顾得了那么多呢？从高处向下滑简直有一种飞的感觉。

那时候起房子就用烧出来的青砖。瓦较为复杂，一般是买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那砖窑烧出的青砖，造出来灰蒙蒙的房子，有点土气。政治运动一来，就用白石灰在墙上写着：打倒帝国主义。深挖洞，广积粮，不称霸。批林批孔，斗私批修。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。

手工制作的砖，一是压得不紧，二是大小也不尽相同。有的甚至都瘪了，像个歪嘴老太太。而砖窑的机砖，又便宜又好，铁锈红色。有的还是带孔的耐火砖。这么一来，村上人就不愿意再烧窑了。老砖窑成了一个黑咕隆冬的空摆设。荒芜的砖窑再也没有人去注意了。雨水冲刷，年久失修，越来越像一个历史的痕迹。

没有用的东西，不知道哪天，就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。

烧窑的时候，孩子们最高兴。他们从家里拿些红薯土豆过来，埋在砖窑外壁的土里。那

土是温热的，竟然把红薯土豆烤熟了。70年代的村上没有滑滑梯，我们就抓住杂草爬上窑顶，然后顺着极陡的窑坡滑下来。没有现在的塑料滑滑光溜，而且还很危险，但是谁又顾得了那么多呢？从高处向下滑简直有一种飞的感觉。

那时候起房子就用烧出来的青砖。瓦较为复杂，一般是买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那砖窑烧出的青砖，造出来灰蒙蒙的房子，有点土气。政治运动一来，就用白石灰在墙上写着：打倒帝国主义。深挖洞，广积粮，不称霸。批林批孔，斗私批修。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。

手工制作的砖，一是压得不紧，二是大小也不尽相同。有的甚至都瘪了，像个歪嘴老太太。而砖窑的机砖，又便宜又好，铁锈红色。有的还是带孔的耐火砖。这么一来，村上人就不愿意再烧窑了。老砖窑成了一个黑咕隆冬的空摆设。荒芜的砖窑再也没有人去注意了。雨水冲刷，年久失修，越来越像一个历史的痕迹。